

# 日本外史

四

番外書冊

史傳載紀

新刊納本

二册	三架	六二函	二三八號	和書門類
----	----	-----	------	------

四〇函	二二册	二三八號	和書類
-----	-----	------	-----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3118
冊數	22 ( 4 )
函號	140 116

二二二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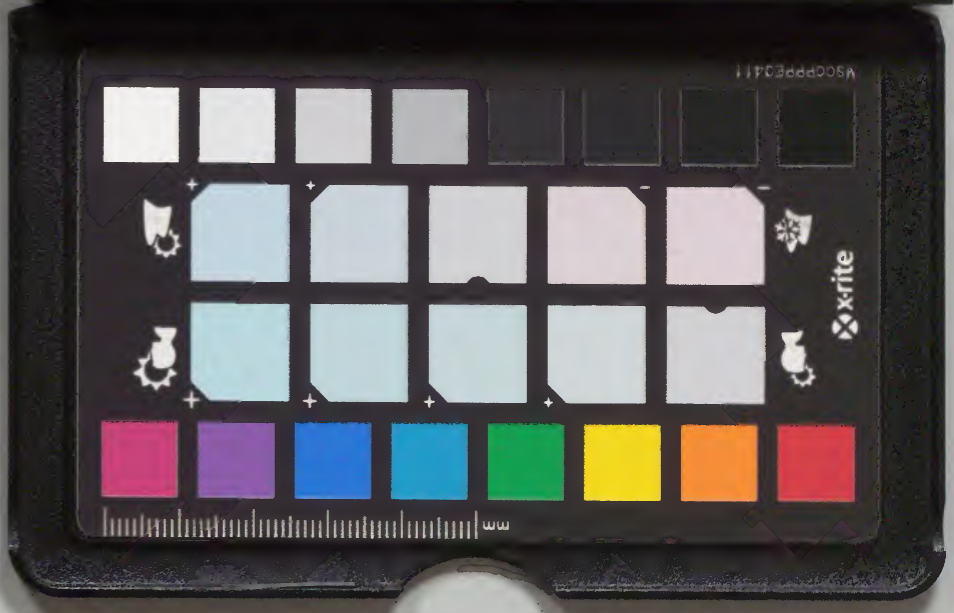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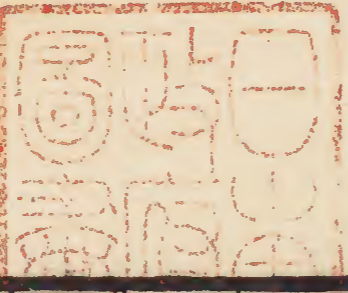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日本外史卷之四

源氏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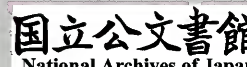
北條氏

外史氏曰。北條氏之事。吾不忍言之也。而諸叙其事。晦澁不<sub>レ</sub><sub>レ</sub>。亦有疑於文飾者。獨源親房之論。頗可取信云。其論曰。源氏以武臣。掌握天下。朝廷益不能平。况其後嗣既絕。寡妻陪隸。繼當其家。欲乘此時而斃之。以復舊權。似也。雖然。王綱之衰久矣。賴朝奮一臂。以平其亂。雖朝廷不復其舊。而民庶



息肩。非有德政足以勝之。則安克斃之。縱使克斃之。民之不安。天豈與之。王者之師。必加有罪。賴朝陞高官。管重職。皆出法皇之允裁。非私竊之也。北條氏以其外家。久司其權。未嘗失人望。非有顯然之罪也。而欲遽加之誅。是朝廷未爲無過。而北條氏又不可比之反賊獲利者也。夫以賴朝之業。而猶不能過二世。北條氏乃以陪臣執國命。奕世累葉。是豈偶然哉。蓋義時非有才德過人也。泰時繼之。修政立法。專操正直。不獨不踰已之分。戒飾親

族。及諸將士。莫敢規望高爵。至其子孫。能守其法。不敢失墜。雖其政漸衰。卒至於亾。而得傳之七世之久。亦可謂無憾矣。大凡以保平以來之亂。而不有若賴朝。有若泰時。則六十州之民。何所底止。不詳於此。而特稱皇威之衰。武臣之專者。謬矣。外史氏曰。吾讀親房之論。而悲其意焉。其亦出於不得已。而告君之體。宜如此爾。後之君子。因其言而詳其事可也。蓋源氏之嗣既絕。藤原賴經爲征夷大將軍。其子賴嗣襲職。既而宗尊親王往代之。傳之



其子惟康。久明親王又往代之。傳之其子守邦。而兵馬之政。每在於北條氏。故凡事皆不得不係之北條氏。

北條氏出於平負盛。負盛七世之裔時政。其父曰時家。時家父時方。養於祖父直方。直方父維時。維時父卽負盛。次子常陸介維將也。維將後三世。始與源氏婚。子孫世居伊豆北條。因氏焉。北條氏以豪族。世屬源氏。源義朝與平清盛戰京師。敗績。宗黨死。略盡。義朝子賴朝被執。宥死。流于伊豆。時

政以清盛命。與州人伊東祐親。並監護之。賴朝四世祖義家。樹恩威於東國。卽直方女所生。以故。時政頗屬意於賴朝。賴朝初寄伊東氏。通其女生男。女之繼母。告之祐親。祐親惧平氏疑已。投其男於水。嫁女於江間某。遂圖賴朝。賴朝逃依北條氏。久之。問人曰。聞時政多女。孰尤美。曰。長美。次否。否者。後妻出也。賴朝懲伊東氏。欲通次女。作書託僕安達盛長。致焉。盛長竊慮次女無貌。賴朝情好不終。徒足階禍也。更作書致於長女。前一夕。次女夢鳩

銜金函至。覺語之其姊。姊心動。曰。吾當買妹。遂乃與妹以其妝鏡。曰。薄以償直。旦日得書。遂通之情。好日密。女名政子。時年二十一。是時。時政役於京師。役滿而歸。路遇平兼隆。兼隆清盛族人。為伊豆目代者。時政與偕歸。許以政子妻之。已聞其與賴朝私。且驚且喜。而難違兼隆約。則為不知。嫁於兼隆。其夜雨甚。政子出奔。匿伊豆山。與賴朝俱居焉。兼隆索之。不得。時政素器賴朝。且思其高祖事。至是。陽怒而陰益厚之。賴朝亦謂時政謀慮可倚。深

相結託。治承四年。以仁王討平氏。令至。賴朝先示之時政。遂發東國家人。家人至者頗多。賴朝輒延之別室。曰。為我努力。人人各自以為賴朝特厚已也。而至其陰謀。獨時政得知之。八月。時政率佐佐木經高等。八十五騎。夜襲平兼隆。斬之。遂糾伊豆相摸豪傑。以擁賴朝。據石橋山。令政子居守。賴朝與大庭景親戰而敗走。時政疲而後。加藤景廉狩野祐茂。堀親家。小山實政等。請從焉。時政揮之。令從賴朝。而自之甲斐。欲發其諸源。長子宗時。至平

井鄉爲伊東氏兵所圍。中箭死。逮夜。時政遇賴朝于杉山。箱根別當行實素善賴朝。聞其敗。使弟永實來餽餉。先見時政。時政給曰。大將旣死矣。永實曰。子疑吾歟。大將而死。子豈生存者。時政哂。使見賴朝。賴朝乃匿箱根。令時政及其次子義時如甲斐。而自走土肥。使土肥遠平存問政子。航抵獵島。時政與三浦義澄等出迎。賴朝曰。卿何以在此。時政曰。吾嚙命北行。而中道自度。不覩君所底。安所取信。故跡君至此。請自此行矣。於是終抵武

賴朝正統

田一條諸族得二萬人。助賴朝擊平氏于駿河。走之。賴朝還。至相摸國府。論功行賞。以時政爲首。武田信義以下次之。賴朝敕鎌倉府。政子助之於內。而時政義時輔之於外。諸將士目以北條公。莫敢抗禮。明年七月。政子生男。是爲賴家。立爲世子。北條氏以外祖。益貴重。陰收人心。以自固。賴朝有嬖姬。託之伏見廣綱家。時政妻牧氏知之。告政子。政子性妬悍。即使牧宗親毀廣綱宅。驅逐其姬。姬走。依大多和義久者。賴朝聞之。託事往義久宅。名宗

親罵之。親截其髻。時政聞而耻之。不告而歸其邑。賴朝謂枕原景季曰。江馬必不從。汝往視之。江馬者。義時也。還報曰。在。賴朝召義時曰。汝可託吾子孫者。已而事釋。時政還鎌倉。被親信如初。賴朝忌弟義經勇智。謀除之。文治元年冬。親將擊之。京師。義經奔竄。賴朝途還。遣時政以千餘騎護京師。四索不獲。於是。以賴朝意。奏請諸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所在追捕。弗被允。時政抗辨再三。終被允。自爲七國地頭。已而辭之。當是時。大亂初平。京畿

多事。時政身當其衝。事無不立辨。歲餘東歸。以詔舉從弟時定自代。亦賴朝意也。賴朝嘗獵富士野。賴家甫十二。射中走鹿。賴朝大喜。使人報之。政子曰。彼將家。曹子獲一禽。何煩專使。賴朝愧之。正治元年正月。賴朝薨。賴家立。政子削髮爲尼。而與聞政事。時政叙從五位下。任遠江守。爲政所別當。與大江廣元。三善康信。中原親能。三浦義澄。八田知家。和田義盛。比企能員。安達盛長。足立遠光。枕原景時。藤原行政。參決諸政。餘毋得傳宣。賴家

有狎臣五人。下教曰：五人親黨，有罪勿論。七月，三河盜起，遣安達景盛討之。景盛新買妾於京師，殊弗欲行，不得已而行。歸則賴家已奪其妾，絕愛幸之。有告景盛怨望者，賴家令五人討之。府下大擾。時賴朝薨，纔六閱月。政子急如安達氏，使使請讓賴家。且曰：汝不聽我言，吾以身當汝箭。賴家乃止。政子徵景盛誓書，使佐佐木盛綱齎送賴家，以和解之。因諭賴家曰：視汝近狀，倦政忘民，遠賢近佞，只聲色是溺，無禮於親戚，願少留意，勿及於悔。賴

家般樂如故。已而聽柁原景時讒，欲誅結城朝光。朝光與諸將連署抗訴。景時出奔，旋還鎌倉。時政逐之。景時終奔京師，令人追誅之。二年五月，有爭疆而訟者。賴家視其地圖，援筆抹圖中央，曰：廣狹命也，不能費按檢。凡疆場之訟，以此爲準。卽不厭心，不如毋爭。建仁元年秋，大風雨，關東禾稼不登。下總海溢，民死者千人。九月，蹴鞠工紀行景至自京師。大江廣元携謁賴家。賴家素好蹴鞠，請上皇得行景也。自是日學其技，不復視朝。義時有子曰



泰時少有器局。密召賴家狎臣中野能成。謂曰。蹴鞠無害於事。獨不畏災異乎。故將軍每逢天變。輒止出遊。是後世所當法耳。子親臣也。盍嘗試諷之。時北條告饑。泰時且往視之。會僧觀清至。曰。將軍聞能成語。怒曰。言非無理。踰父祖而言。何也。公且稱病歸邑。竅其怒哀可也。泰時曰。吾聊語鄙意於侍臣耳。豈敢諫乎。卽被譴怒。非所避也。吾有事如邑。旦日將發。子莫以爲避焉。乃出篋笠視之。遂至邑。邑人去歲貸籽種。約明稔償之。而不稔也。相與

謀逃亾。於是泰時名諸負債者。悉燒其券。曰。父老安之。饒使年豐。吾不復責也。乃賜酒食。人給斗米。皆泣拜祝曰。願使君多子孫。二年七月。泰時娶三浦義村女。義村。義澄子也。三年七月。賴家有疾。政子議使其遜職。分其所管。傳之同母弟千幡。與子一幡。一幡母。比企能員之女也。能員陰懷異議。使其女說賴家。賴家遽召能員。欲圖北條氏。政子微聞之。急作書使侍女齎致。時政將赴名越第。途得其書。按轡思念。直詣大江廣元曰。能員憑恃

外戚之親。凌蔑衆士。今又乘將軍不省事。矯命圖逆。宜先發誅之。否乎。廣元曰。僕自先將軍在日。獨執文墨議論。至於兵事。不敢與知。今日之事。在公之心耳。時政卽起。天野遠景。仁田忠常。在從騎中。至荏柄祠前。時政顧謂二人曰。能員反矣。子等將兵伐之。遠景曰。殺一老翁。何必發兵。宜名而誅之耳。時政至第。又召廣元。廣元有戒心。而屏從士。獨從一人曰。有急刺我。遂往。時政與之坐。良久乃罷。於是時政衷甲。令遠景忠常伏中門。而遣人謂能

員曰。吾修佛事。公盍一臨。因與計事。能員輒往。入門。二人突出。捉其左右手。伏而斬之。其僕走歸。比企氏族擁一幡。據其第。遣義時泰時。將兵攻之。比企氏縱火自殺。一幡燒死。賴家病間。聞之大怒。使堀親家密命和田義盛。仁田忠常誅時政。義盛告之時政。時政名忠常。久之不出。其馬卒恠而歸告。忠常二弟危疑。遂攻義時第。義時不在。其家人防戰斬之。忠常歸途聞之。遂赴幕府。爲加藤景廉所殺。政子終令賴家削髮。徙于伊豆。無幾何薨。於是

以千幡爲嗣。奉之於時政第。更名實朝。時政與妻  
牧氏保護之。侍姬阿波局密語政子曰。牧氏笑謔  
中。挾伎心。不可託保姆之任。政子以爲然。乃迎實  
朝置府中。以義時弟時房掌營中事。是歲時政令  
女婿源朝雅率關西守護往鎮京師。元久元年。義  
時爲相摸守。二年。有告畠山重忠反。義時時房將  
兵擊之。初重忠與朝雅皆時政婿。而朝雅所娶牧  
氏出也。以故最被親愛。是歲實朝娶於京師。命重  
忠子重保等迎之。候朝雅於六波羅。與飲爭禮相

閱。朝雅終惡之於牧氏。牧氏終與時政謀殺重忠  
父子。誣以謀反。召義時時房議擊之。二子諫止。時  
政怒而入。牧氏使人謂義時曰。以繼母故。且吾爲  
讒乎。義時不得已從之。擊殺重保。遂與重忠戰于鶴  
峰。斬之。七月。時政遂欲立朝雅。代實朝。實朝時在  
時政第。政子遣諸將徙之於義時第。時政兵率歸  
義時。時政遽削髮老於北條。年六十八。後十一年  
卒。是月。義時遣兵誅朝雅。以時房代爲武藏守。先  
是。和田義盛求爲上總國司。賴朝制。諸士不得爲

日本外史 卷之四 賴朝正統  
國司以故不許。義盛獻書。因大江廣元苦請。三歲不獲命。乃請還前書。亦不省。建保元年。義盛子姪。黨於泉親衛者。謀擁故賴家子作亂。事覺。義盛請宥其子。得釋。遂舉族抵幕府。又請宥其姪。姪為首謀。不可釋。義時縛之屬吏。五月二日。義盛輒舉兵反。三浦義村以族人故。黨之。既而與其弟胤義議。自白於北條氏。北條氏有宴。義時方與客棋。報至。終局而起。更被烏帽子。穿水干衣。以赴幕府。與大江廣元奉實朝。徙於賴朝影堂。令長子泰時將兵。

防之。次子朝時與義盛子義秀鬪。被創。義盛兵乘勝而進。呼聲震天。申而戰。見星未已。泰時督戰。身先士卒。黎明。擊卻義盛兵。自扼衢路。遣足利義氏追擊之。敵兵復振。義時與廣元連署。令武藏相摸諸國來援。敵驍將土屋義清中流矢死。敵兵大沮。義盛以下敗死。泰時獻首虜。置酒勞諸將士。謂之曰。吾不復飲酒。疇昔與宴。其明亂作。吾擐甲上馬。而宿醉未醒。吾意自今禁飲。已而戰數十合。渴而索水。葛西六郎執榼進酒。我輒飲之。甚矣。吾無常。



操也。吾不復飲也。已而論功行賞。泰時辭賞曰。義盛無反心。獨恨臣父爾。而諸將士多爲之致死。臣爲父擊仇。焉可受賞。且以賞臣者。恤死事之家。弗聽。義時代義盛爲士所別當。即日移書京師。鎮安將士。九月。故畠山重忠季子僧重慶在日光山謀反。遣小山宗政捕之。宗政斬之。還報。實朝使人言曰。重忠冤死。其胤爲變。虛實未可必。汝輒斬之。何也。宗政瞋目曰。彼髡反跡已明。臣所以不生致者。恐將軍聽內謁宥之也。將軍詠歌蹴鞠。廢弃武備。

重婦女。輕戰士。諸沒官之邑。舉與嬖妾。故將軍之業墜矣。實朝怒。禁其朝從。無幾何。得解。實朝爲人優柔。耽溺歌詠。雖有罪者。獻歌則免。而軍國事一決於義時。二年冬。和田氏餘黨作亂京師。戍卒擊夷之。七月。定鎌倉賈人之員。當是時。鎌倉權勢日盛。後鳥羽上皇居常憤憤。謀滅源氏。初讓位於太子。是爲土御門帝。尋又使禪之少子。是爲順德帝。而政常在上皇。自後白河時。置北面武士。上皇益開西面。廣徵材勇。親鑄刀劍。欲驕實朝以斃之。連

進其官爵。實朝不覺。遂求左近衛大將。義時謂廣元曰。故將軍每宣下。輒辭之。以爲後胤之地。而今將軍年未壯。昇進太速。又令家臣不朝。而取官爵。僕愚昧。竊危之。欲爲入言。而恐遭譴怒。公盍言焉。廣元曰。僕亦思之。故將軍每事下問。今也則否。故默以至今耳。將軍坐享成業。而不次榮進。積殃嬰害。其能免乎。公有言焉。僕敢不言。遂入言。實朝不聽。六年。遂爲大將。累進右大臣。承久元年正月。拜賀於鶴岡祠。卒爲故賴家子公曉所狙擊。薨。公曉

因欲自立爲將軍。義時以政子令誅之。初政子與義時俱詣熊野。過京師。上皇名見政子。辭曰。東鄙老尼。不閑禮節。則令前相國賴實妻勞之。政子與語曰。實朝卽無子。敢請得一皇子爲鎌倉主。至是令諸將連署奏請曰。願擇於上皇二皇子。得戴一人。上皇不許曰。是樹二主也。及實朝薨。請藤原賴經。初賴朝妹婿藤原能保。以女妻攝政良經。良經關白。兼實子也。良經生道家。道家生賴經。以故義時定議。遣時房請。七月。至鎌倉。甫二歲。政子聽政。

簾內。政子爲人明決。佐賴朝。定天下。爲諸將士所畏服。目曰尼將軍。以其拜從二位。又曰二位尼。義時爲右京權大夫。兼陸奥守。與廣元等。令諸將修賴朝舊規。義時妻弟伊賀光季。與廣元子親廣。並護衛京師。實朝遭害之翌月。故阿野全成子時元。起兵駿河。謀自立爲將軍。義時遣兵擊殺之。賴經至鎌倉之月。大內守護源賴茂。與子賴氏。入仁壽殿。縱火自殺。蓋賴茂源賴政孫。自以爲源氏嫡宗。因圖自立。事覺。被誅。上皇謂源氏衰滅。王政可復。

而關東權勢自如。會關東家人仁科盛遠者。挈二子。詣熊野。遇上皇幸焉。錄其子爲西面。盛遠大喜。畱不東歸。義時怒。收其邑。上皇令復之。不奉詔。上皇嬖妓龜菊。食長江倉橋二莊。其地頭侮慢之。上皇怒。令褫其職。義時對曰。先右大將以王命。誅平氏。乃請置地頭。以賞有功。義時不敢無故褫之。上皇積怒。遂決意討義時。義時素善右大將藤原公經。上皇欲殺公經。右大臣藤原公繼止之。且諫曰。臣聞本邦稱曰葦原。原之大處。是爲關東。漸西漸

日本外史 卷之四  
小以小敵大以弱抗強不待時而行行以無謀臣  
未知其可也義仲之難可以鑒焉權中納言藤原  
光親亦切諫上皇皆弗聽使西面藤原秀康誘三  
浦胤義胤義妻初為賴家婢生一男義時殺之妻  
悲痛胤義戍京師不復欲東秀康於酒間微說之  
胤義奮躍應命曰臣兄義村力能擒義時上皇大  
悅五月使順德帝讓位於太子以便計議太子立  
是為九條廢帝上皇乃託城南寺流鎬馬徵畿兵  
千七百人囚公經名親廣光季親廣脅從光季不

至令胤義秀康討之光季及子光綱奮鬪而死即  
日上皇詔五畿七道討義時名將士問曰東人黨  
義時者有幾胤義對曰不過千許人莊家定者進  
曰不然彼收人心有年於此願為之死者不可勝  
計使臣等在東國亦被籠牢耳上皇弗懌彌益聚  
兵遣善走者押松齋詔歷說東國諸豪特使胤義  
作書以重賞啗義村義村以示義時義時曰唯子  
意所嚮義村誓無貳心義時哂曰吾預知有此事  
久矣因大索鎌倉獲押松奪詔燒之啟狀於政子



日本外史 卷之四 賴氏正本  
政子乃大會諸將于簾下。使安達景盛傳命曰。吾今日將訣於諸君也。先將軍被堅執銳。闢草萊以創大業。諸君所知也。今讒諛之徒。誣誤人主。欲傾危關東之業。諸君苟不念先將軍之恩。則協心戮力。誅除讒人。以全舊圖。卽欲應詔西上者。今決之。諸將皆感激願効力。莫敢異辭。於是會義時宅議事。義村景盛等皆曰。宜扼足柄箱根以待官軍。廣元曰。不可。守險曠日。人心內變。是自敗之道也。宜直進兵攻京師。聽成敗於天耳。政子從之。以泰時

爲將。泰時時爲武藏守。待武藏兵至而發。居五日。或議其懸軍遠進。是危道也。廣元曰。待武藏兵非計。所以生此異論也。遷延如此。雖武藏兵不保其無變。今夜武州宜單身揚鞭。東兵猶雲從龍已。三善康信方卧病。政子召而諮之。康信對如廣元議。於是令泰時卽夜發程。黎明泰時帥十八騎而西。相摸守時房。前武藏守足利義氏駿河守三浦義村等從之。行三日得十萬騎。自東海道進。式部丞朝時自北陸道進。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等自東

山道進。凡從役者。父行留子。子行留父。行者。凡十九萬。義時乃放還押松。使歸。上言曰。臣無罪被討。不敢逃避。聞陛下喜戰。謹獻臣長男泰時。次男朝時。以下十餘萬人。使之爲戰。陛下觀焉。猶不厭於心。則猶有二十萬人在。臣將自將以繼之。押松走歸。白之。內外失色。上皇曰。可也。東人必有乘虛誅義時者。六月朔。部署諸官軍。宮崎定範。仁科盛遠等。拒越中。藤原秀康。三浦胤義等。部諸將。爲九隊。距尾張美濃。兵凡一萬七千餘人。信光。長清。以四

萬騎。亂大井渡。擊官軍將大內惟信。走之。胤義欲赴援。秀康曰。吾腹背受敵。不若退守。宇治勢多。敕旨如此。乃鞭馬先走。胤義以下。皆從之。官軍將山田重忠。源滿政。苗裔也。奮而留戰。泰時亂流而前。重忠連射。斃東兵。泰時麾軍萃之。重忠敗走。官軍將鏡久。綱。自書名于旗。與大江季光戰而敗。日恨與懦夫共事。乃自殺。泰時進與信光合。義村建策。分爲五隊。其子泰村請曰。嚮與右京君約。從武州生死。因辭義村。從泰時。泰時鼓行而西。京師震駭。

日本外史 卷之四  
乘輿幸叡山。山徒遜辭力不足以扞東軍。乃還。分見兵二萬五千。守宇治。勢多及澱。時房攻勢多。山田重忠帥山徒二千。截橋力戰。時房不利而卻。泰時攻宇治。前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原範茂等率南都僧萬人。壓河而軍。時霖雨水漲。泰時欲待旦而進。泰村夜挺前。夾水射戰。義氏赴援。泰時遂以全軍從之。橋板已撤。兵緣架進。官軍矢石兩下。東兵多死。泰時令芝田兼義試水。春日貞幸佐佐木信綱等繼之。貞幸馬傷而溺。從者援還。泰時親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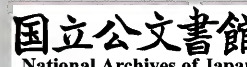
炙之。乃蘓。將士爭渡。溺者八百。信綱先達中島。其子重綱年十五。攀父馬尾。泅而渡。信綱使之還請兵。泰時諾而遣之。名其子時氏曰。我衆將敗。汝進死之。時氏以六騎渡。泰村繼之。泰時乃親渡。貞幸扣馬諫。不聽。貞幸給之曰。釋甲而渡。不則沈溺。泰時下馬釋甲。貞幸乃奪馬去。不得渡。其兵渡者五百騎。與兼義信綱皆達。進昌官軍。殺傷相當。義氏撤民屋。縛筏以濟軍。泰時遂至前所。武藏相摸將士奮進大戰。有雅以下潰走。右衛門佐藤原朝俊

帥八田知尚。佐佐木氏綱等。留戰死之。時氏縱火而進。義村。季光。攻大納言藤原忠信于淀。破之。重忠。胤義。走歸奏事。上皇閉門不納。重忠擊門而罵曰。懦主誤我。遂走嵯峨。自殺。胤義遁走。泰時進至樋口河原。遇院宣使至。下馬使人讀之。宣曰。近日之事。非出朕意。皆臣僚所爲。唯汝論其罪。莫使兵士擾輦下。泰時乃與時房。館于六波羅。朝時之出北陸道也。從軍四萬。官軍張弩。扼寒原塞。朝時夜收數十牛。束薪其角。火之。驅赴官軍。官軍弩發。東

兵乃踰塞。至市振。官軍據險設柵。東軍騎兵渡海而步兵破柵。戰礪並山。殺盛遠。走定範。進會泰時于京師。於是東軍填塞街衢。四出捕斬。胤義以部下。據東寺。遣佐原景吉。攻之。胤義叱曰。女非吾族人乎。與戰走之。盡亾其騎。獨與其長子逃去。欲投其妻家。匿木島叢祠中。遇所識僧。勸其自裁。長子先卒。胤義謂僧曰。以我父子首。視於我妻。然後致之駿州。爲我告駿州曰。阿兄自剪手足。當逞於意。僧如其言。義村送之。泰時聞佐佐木經高贊。

上皇謀。凶匿鷲尾。欲宥之。經高自殺。其子高重。兄子廣綱等皆死。廣綱稚子當宥。叔父信綱請而斬之。泰時與時房議。凡論罪從輕。不復究捕。遂奏求首謀者。上皇以忠信有雅。光親及中納言藤原宗行。參議藤原信能答。乃分屬之。諸將時氏名所同渡六騎。置酒勞之。捷報鎌倉。上下相慶。初義時既遣軍。日夜疑懼。會雷震其庖。義時大怖。以告廣元。曰。吾命窮乎。廣元曰。君臣之命。皆天所司。今事之曲直。斷在天心。公何必怖也。故將軍之捷。陸奧雷

震其陣。此安知非吉兆哉。於是捷聞果至。廣元引文治故事。論公卿斬。泰時難戮之於京師。七月。令諸將押送之東國。皆斬于途。獨忠信以其妹嘗適寶朝。宥死流越後。後泰時得光親諫疏。大悔殺之云。於是義時廢帝。立高倉帝孫守貞親王之子。是為後堀河帝。遂逼上皇削髮。徙之隱岐。徙順德上皇于佐渡。兩親王于但馬備前。土御門上皇不與謀。且諫之。以故不問。乃敕義時曰。朕安忍獨留十月。徙之士佐。後徙于阿波。是月。獲秀康父子于南



都諸所籍沒三千餘邑。義時悉分與戰功將士。一無所取焉。而北條氏勢威滋熾。泰時既破官軍。與時房留鎮京畿四年。分居六波羅南北。號兩六波羅。泰時在京師。聞梅尾僧高辨名。往訪之。高辨語泰時曰。治國猶治病也。不究其因而藥焉。徒益病耳。治亂之因。在人之欲。公苟絕欲以率之。治可幾矣。泰時大悅。元仁元年。大旱。世以爲亂逆所致也。北條氏祈禳甚力。六月。義時病卒。泰時時房皆東歸。政子欲以泰時襲執權。以傳賴經。以其在服。疑

之。諮於廣元。廣元對。宜速定議以鎮人心。泰時有八弟。多後母藤原氏出。泰時割與之父邑。自取太少。曰。吾爲執權。復何求焉。而藤原氏與其弟光宗。謀以其所生子四郎政村爲執權。以其女婿參議藤原實雅爲將軍。政村之冠。三浦義村爲賓。約爲父子。於是光宗與弟光重。驟適三浦氏。府下洵洵。口耳相屬。人或警泰時。勸其兵備。泰時曰。置之。乃故禁人出入。獨許數人給仕而已。遣時氏及從弟時盛於六波羅。一人曰。鎌倉可虞。泰時曰。不如京

師可虞也。遂遣之。有婢密告泰時曰。光宗兄弟。矢於太夫人之前曰。莫之或渝。是必有異圖也。泰時曰。兄弟莫渝。為可嘉耳。已而騷擾不已。政子從一侍女。夜造義村。義村惶恐出迎。政子曰。近日物議騷然。聞政村光宗。日聚首於子家。所謀何事。得非圖武州。義村曰。不知也。政子作色曰。何得曰不知也。且子挾政村以圖反乎。抑計和平也。義村乃誓曰。四郎無佗。獨光宗微有異圖。臣當禁止之。明日。義村往謁泰時曰。僕記故大夫眷遇。公與四郎。於

僕何擇焉。所願安平是已。日者。光宗欲云云。僕盡心諷導。終得服從。泰時顏色自若曰。僕於政村。固無釁隙。安有所偏私也。居十餘日。府下又大擾。政子終抱賴經。入泰時第。名義村及諸宿將。令廣元論決。送寶雅。歸京師。流光宗于信濃。遷藤原氏于北條。廷議流寶雅于越前。事即定。不問黨與。嘉祿元年。六月。廣元卒。七月。政子薨。泰時置評定。引付兩職。諮詢政事。又置家令。以平盛綱。尾藤景綱。為之。申禁地頭侵攘。不得與京官抗。置京師箠卒。鎌

倉將士帶衛府官而不衛衛而後期者皆納直縣官。貞永元年。泰時與三善康連議立式目五十條。以資聽斷。與評定衆十二人。誓曰。吾曹爲天下司直。所挾偏私者。國神殛之。又令諸吏斷獄。輕罪止其身。毋有羅織盜竊者。倍而贖之。武田信光與海野幸氏爭界。幸氏直。泰時予之。或曰。信光卿公。泰時曰。嚮和田氏請宥胤長。而先人流之。和田氏不能爭也。顧公私如何耳。畏怨而不決。何取於執權乎。信光聞之。自惧。效書誓無佗。泰時以示諸將。終

爲恒例。嘉禎二年。泰時進從四位下。仁治三年。六月。卒。年六十。泰時爲人敦親族。常推叔父時房而下之。嘗在評定所。聞弟朝時第有寇。輒起赴援。平盛綱曰。是小事耳。公任重職。何自輕也。泰時曰。兄弟有難。何曰小事。以吾視之。與建保承久二役。奚擇。苟喪吾親。重職何爲。朝時書藏於家。曰。世世子孫。毋背武州裔也。泰時不以權勢自異。常與諸將更直幕府。逮老不懈。當直之夕。不敢蓐也。每詣賴朝墳。拜于堂下。或曰。盍上。曰。將軍在時。吾未得登。



豈死將軍乎。其進四位也。謂人曰。無功進爵。恐不保終。吾將祈之神也。有僧說之曰。建一佛寺。可以治安。曰。糜財盡民。何治安之有。遂逐其僧。泰時銳意求治。其參政府。先衆而入。躬執勤儉。以率將士。將士貸於富家者。自爲償息。尤貧者。并償。子本遇有饑歲。發倉賑之。或設場救濟流民。及其卒。天下惜之。子時氏先卒。時氏子經時。嗣爲執權。泰時常愛儒人。謂經時曰。爲政在文。不可專用武斷。經時長吏事。世稱有祖父風。遂襲其官。寬元二年。將軍

賴經讓職於其子賴嗣。甫六歲。四年。經時有疾。亦傳執權於弟時賴而卒。故朝時子光時。有寵於賴經。因勸圖時賴。欲自代之。兵士集府下。時賴遣吏卒。扼衢路。而以兵自衛。賴經使者來。不許見。光時削髮謝罪。流之伊豆。送賴經還京師。其近士三浦光村。與爲護兵。至京師。辭還。嗚咽曰。臣必有以報君也。既歸。鑿倉。潛徵兵其邑。勸其兄前若狹守泰村反。泰村不果。泰村。義村子也。時義村已卒。泰村威權仍盛。族黨最廣。時賴外祖安達景盛。削髮在

日本外史 卷之四 賴氏正本

高野。寶治元年四月。景盛來府下。數往時賴家。已而謂其子義景孫泰盛曰。汝輩不目三浦氏近狀乎。而頰首之也。五月。有榜于鶴岡祠前。曰。泰村將被誅。時賴因事寄宿三浦氏。氏族悉集。獻酒。迭出更入。時賴頗恠之。其夜聞障內有鎧胄聲。決起曰。果然。麾一從者。徒步而歸。泰村驚惋不措。翌夜。時賴使人詞三浦諸第。皆蓄兵仗。時賴益有戒心。將士聞之。爭至。明日。泰村第有匿名書。曰。子將被誅。盡戒。泰村曰。是毒我者。取而毀之。使人謝時賴曰。

聞道路之言。如關泰村者。家僕傳聞。爭來相衛。卽見尤恠。當速散去之。如事關他人。有須衆力。當率焉以奉援。時賴慰諭遣歸。大江季光妻。泰村妹也。來勸其兄決意反。亦不果。會時賴誓書至。令速罷兵。泰村大喜。從之。使者出。其妻賀進食。泰村一嘆。未能下。聞門外大囂。安達氏兵來攻。泰村眙眙。急防之。時賴於是遣弟時定。將兵援攻三浦氏。令金澤實時守幕府。實時。泰時弟。實泰之子也。大江季光將往屬時賴。其妻愠曰。良人非士也。季光乃屬

日本外史 卷之四  
三浦氏  
泰村。時賴令人火三浦氏北隣。泰村大敗。走入賴朝影堂。光村以八十騎據永福寺。以呼泰村。泰村不敢往。光村乃至堂中。諸軍圍之。於是三浦氏宗族列坐影前。光村慷慨曰。向從殿下密旨。則我族將專軍政。若州猶豫。以取此辱。引刀自務其面。問曰。猶可識乎。遂自殺。殿下謂道家也。泰村泣曰。我四世積功於幕府。又以北條氏外戚。輔佐內外。乃不能免於禍耶。雖然。焉知非先君多殺之報哉。何遽北條氏之懟。與其族二百七十餘人皆死。諸三浦

氏妻孥皆釋之。後泰村女野本尼者。謀作亂。被殺。先是時賴從祖父重時。鎮六波羅北方。時賴欲召之。泰村止之。建長元年。召至。並執權。時賴為相。摸守四年。道家暴卒。賴嗣又圖時賴。遣長久連等誘諸將士。佐佐木氏信縛送之於時賴。時賴乃廢賴嗣。送還京師。迎後嵯峨帝皇子宗尊親王。為鎌倉主。成政子志也。時賴循守泰時式目。內外稱治。而其自奉。多人所不堪。大佛宣時。時房孫也。嘗請時賴。時已深夜。時賴手一壺酒。曰。欲與子共之。顧安所

得肴。照紙燭。索于度。覩碟有殘醬。取而佐酒。其餘薄如此。其用人不拘門地。嘗擢青砥藤綱。藤綱微者也。少好學。師僧行印。遭年旱。時賴聚僧施之。又親祈于三島祠。其束載之牛。溲于水。藤綱在傍。叱曰。汝亦倣北條公薦事耶。衆問其說。曰。方旱。牛而有知。盍溲于田。今之施僧。不甄其貪廉。廉者寧餓不來。徒飽貪者耳。是奚異牛之溲于水也。時賴聞之。名見與語。大說之。竟擢爲引付衆。有公文者。與北條氏封人爭畔而訟。衆皆畏時賴。曲公文。獨藤

綱直之。公文德之。欲有所報。夜芭錢投其後。圍而去。藤綱大怒曰。相摸公司。天下之直。直公文。乃直相摸公。公宜見報。是何舛也。郵還其錢。嘗夜行。遺十錢於水中。乃買炬照水撈之。炬直五十錢。或曰。得不償失。藤綱曰。五十錢。吾失人得。十錢誰得之者。我取六十錢。以益於世。不亦大得乎。藤綱自儉而喜施。日食一脯。布衣袴裙。刀室不漆。時賴欲加之祿。曰。神見夢於我。曰。女願治者。增藤綱祿。藤綱固辭。時賴曰。何辭。曰。神曰。增藤綱祿。增之。則神曰。

斬藤綱首斬之乎。時賴又從容問其所欲。藤綱乃陳鏹倉及諸州吏姦狀。曰。管子稱。階前千里。門外萬里。是也。乃罰其尤姦者。世以此稱時賴得人云。康元元年。時賴有疾。削髮。先是。時賴學禪於宋僧道隆。為造建長寺。又造最明寺。於是老於最明寺。長子時宗猶幼。以重時子長時執權。弘長三年。時賴卒。臨卒作偈曰。業鏡高懸。三十七年。一槌破碎。大道坦然。蓋享年三十七也。時宗年十三。叙從五位下。任左馬權頭。外舅安達泰盛參與軍政。文永

三年。將軍宗尊稱病不出。僧良基入禱之。而不徵藥。府下頗有物議。兵士四至。良基出奔。幕府近臣稍稍出。留侍者五人而已。宗尊竟還京師。立其子惟康代之。七年。長時卒。時宗執權。時宗庶兄時輔與長時弟義宗。俱鎮六波羅。時輔居常快快。愧降於弟。九年。二月。時宗令義宗擊時輔。殺之。聞其有異志也。時宗為人強毅不撓。幼善射。弘長中。大射於極樂寺第。將軍欲觀。小笠懸顧命諸士。無敢應者。時賴曰。太郎能之。太郎。時宗幼字也。名而上塲。

日本外史 卷之四  
時年十一。跨馬出。一發而中。萬衆齊呼。時賴曰。此兒必任負荷。當是時。宋氏爲胡元所滅。諸鄰國皆服於元。獨我邦不通使聘。元主忽必烈令韓人致書於我曰。不服則尋兵。朝廷欲答之。下鎌倉議。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執爲不可。元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令太宰府逐之。凡元使至。前後六反。皆拒不納。十一年。十月。元兵可一萬來攻對馬。地頭宗助國死之。轉至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事報六波羅。令鎮西諸將赴拒。少貳景資力戰射殪虜

將劉復亨。虜兵亂奔。而元主必欲遂初志。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元使者杜世忠。何文著等九輩。至長門。留不去。欲必得我報。時宗致之鎌倉。斬于龍口。以上總介北條實政爲鎮西探題。遣東兵衛京師。西兵衛者。悉從實政。益築太宰府水城。省元費。充兵備。弘安二年。元使周福等。復至宰府。復斬之。元主聞我再誅使者。則憤恚。大發舟師。合漢胡韓兵。凡十餘萬人。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四年。七月。抵水城。舳艫相銜。實政將草野七郎。潛以兵艦一艘。邀

日本外史 卷之四  
擊于志賀島。斬首虜二十餘級。虜列大艦。鐵鎖聯之。穀弩其上。我兵不得近。河野通有奮前。矢中其左肘。通有益前。仆檣。架虜艦。登之。擒虜將王冠者。安達次郎。大友藏人。踵進。虜終不能上。所收據鷹島。時宗遣宇都宮貞綱。將兵援實政。未到。閏月。大風雷。虜艦敗壞。少貳景資等。因奮擊。鏖虜兵。伏尸蔽海。海可步而行。虜兵十萬。脫歸者纔三人。元不復窺我邊。時宗之力也。七年。時宗卒。子貞時甫十四。繼執權。襲父官爵。安達泰盛以外祖益專。太宰

府之捷。其子弟與有力焉。威望日盛。與內管領平賴綱爭權。內管領。卽家令也。泰盛子宗景性狂易。謂其曾祖實賴朝子也。遂改姓源氏。賴綱因譖之。曰。彼更姓。異爲將軍也。十一月。貞時發兵夷滅安達氏。人以爲三浦氏之報也。賴綱獨執政。後賴綱亦圖反。其長子宗綱告之。貞時誅賴綱。流宗綱。正應二年。九月。府下騷擾。貞時廢惟康。倒載之輿。送還京師。東人曰。將軍被流京師也。乃請後深艸帝三子久明爲將軍。永仁元年。置長門探題。四年。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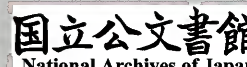
良基誂故源範賴裔吉見義世謀亂捕誅之正安三年貞時削髮而老使時賴孫師時政村子時村並代執權師時從弟宗方爭權矯命先殺時村遂欲殺師時貞時怒命宣時子宗宣誅之延慶元年廢久明立其長子守邦代之應長元年貞時師時相繼而卒貞時留意於政治景時賴之風初時政義時以來數遣使分曹行郡國問吏民冤枉至於時賴貞時發間使被緇衣四出多所擿發吏不得欺也而間使又稍稍成奸時賴貞時終親出按之

云貞時既卒長子高時甫九歲宗宣及時村孫熙時並執權無幾皆卒長時姪基時及實時孫金澤貞顯代之高時舅安達時顯泰盛之弟也內管領長崎圓喜賴綱之甥也以貞時遺命共輔高時五年遂立高時執權文保元年高時為相摸守高時性頑率委政於時顯圓喜二人協心修泰時舊規既而圓喜老子高資代之高資性多欲黜陟予奪一以賄成元亨二年陸奧人安藤堯勢與族季長爭邑而訟皆賂高資高資兩納之不決二人怒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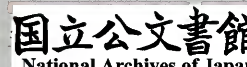
邑反承久以來士之叛北條氏者始於此北條氏遣兵討之不克高時不以為意日夕飲宴一日見狗鬪于庭喜之遂令吏民貢獒獒數千分附諸將養視輿載往來遇獒不下者有誅獒群鬪哮噉如爭尸者狀高時又喜田樂樂師亦數千纏頭費每以萬數一夕高時獨醉舞有十餘倡來歌以助之姬人闕之倡皆天狗歌曰不見天王寺妖靈星乎歌終而去獸跡滿座高時醒無所見已而有疾高資勸其削髮讓職於貞顯高時弟泰家愠其不讓

已亦削髮高時病起欲誅貞顯貞顯自髡謝之諸將爭倣之圓顛滿朝高時頗不平高資密令長崎高賴誅之高資覺捕高賴流之內外憤怨攝津渡部氏大和越智氏皆起兵高時命吏擊之又不克正中二年高時流中納言藤原資朝于佐渡以其圖北條氏也初北條氏定承久之亂立後堀河帝帝傳位於太子是為四條帝帝崩朝議欲立順德皇子泰時思土御門帝不與亂謀也遣安達義景立其皇子義景途還曰有如順德皇子立則奚為



日廢之。遂入京師。立後嵯峨帝。帝二子。後深州。龜山。相繼昇位。後嵯峨特愛龜山。遺詔時賴曰。龜山之後。永承皇統。乃以長講堂領。為後深州湯沐邑。後深州上皇欲倚時宗力以得政柄。時宗不敢從。已而龜山傳位於太子。是為後宇多帝。上皇憤恨。欲削髮。時宗乃以上皇皇子。為後宇多儲貳。是為伏見帝。伏見帝立三年。有賊淺原為賴。夜入宮中。謀逆不成。自殺。六波羅檢之事。連龜山上皇。上皇賜書於貞時。誓無他。帝密救貞時曰。龜山之在位。

憤承久事。陰有所圖。而不敢發。立其後。非卿利也。貞時乃立帝皇子。是為後伏見帝。後宇多上皇遣使責貞時。貞時乃廢帝。立後宇多皇子。是為後二條帝。因定議。後深州。龜山二統。每十年更立。先是。時賴分藤原氏為五派。更任攝籙。貞時之議天位。蓋倣之也。及帝崩。立後伏見之弟。是為花園帝。朝議欲立後二條皇子。邦良承其後。龜山上皇特屬意於後宇多次子。遣使諭貞時立之。是為後醍醐帝。邦良為其太子。帝憤北條氏以倍臣。世主廢立。



也。陰謀滅之。視高時失政。竊喜之。令資朝及右少  
辨俊基等。誘致美濃源氏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  
等。事覺。或告之於六波羅。北方北條範貞。會攝津  
民作亂。範貞因召四十八所。籌卒得三千人。以襲  
賴兼國長。殺之。是時。正中元年。九月也。明年五月。  
高時遣兵。收致資朝。俊基。按問之。不服。遂謀廢立。  
帝因賜誓書。高時奉還其書。釋俊基。遂流資朝也。  
嘉曆元年。邦良薨。帝初欲廢邦良。立皇長子尊良。  
高時不可。至是。又欲立三子護良。遣使申後。嗟峨

遺命。高時執負時議。立後。伏見帝子量仁。為東宮。  
帝怒。與護良謀。誘諸寺僧徒。因以護良為山門坐  
主。召僧圓觀等。咒詛北條氏。元弘元年。事覺。捕圓  
觀等。鞠而得實。再執俊基。後伏見法皇。亦使人來  
具告。帝陰謀。高時乃大聚諸將吏。問計。衆莫敢言。  
高資曰。主上親王。流之。公卿黨者。斬之。如此而已。  
勿再貽悔也。二階堂貞藤諫曰。北條氏世尊王室。  
惠下民。所以執國命。幾乎百六十年也。今已執公  
卿。又欲遷帝王。如天道何。苟使我而無釁。朝廷何

能爲高資。睨負藤曰。迂腐之論。何陳於今日。公獨不知承久故事乎。高時從之。八月。遣負藤等。以三千騎入京師。基時子仲時。政村曾孫時益。方鎮南北。得負藤與計事。事泄。帝逃之南都。仲時時益遣兵索官中。不獲帝。則奉兩上皇太子于六波羅北方。僧豪譽來告帝在叡山。則遣近江守護將兵攻之。不利。已而南都僧來告帝在笠置山。二帥乃使近江兵備叡山。而遣檢斷糟谷宗秋。隅田通倫等。圍笠置。城固不拔。高時遣大佛負直。金澤負冬。

將數萬騎助攻。未至。陶山義高。小見山氏真。率五十餘人。夜乘風雨。縋城而入。縱火呼譟。外兵應之。城卽陷。帝逃走。追獲。拘之六波羅南方。高時遣負藤。及安達高景。立量仁。卽位。是爲光嚴帝。令負直引兵攻官軍將楠正成。走之。二年。請光嚴帝詔。徙帝于隱岐。千葉負胤。小山秀朝。佐佐木高氏。將兵護送。已而楠正成復起兵。皇子護良。赤松則村。繼起。據千窟。赤阪。吉野。白旗諸城。高時遣義子阿曾。時治。與負藤。高直。高資。以五萬騎赴攻。三年。二月。

時治攻赤阪。人見恩阿。本間資貞先登。資貞子甫十八。隨父死。城終陷。閏月。貞藤亦陷吉野。與時治俱援高直。圍千窟。不能下。三月。六波羅二帥徵山陽兵。兵降於則村。為守三石。則村進據摩耶山。二帥又徵四國兵。伊豫豪族亦應官軍。二帥遣近江兵攻則村。大敗。於是數警隱岐守護。備帝逃逸。而帝果逃歸伯耆。二帥再遣萬人攻則村。又敗。則村與藤原宗鎮縱火來攻。遣宗秋通倫。以兵二萬拒之。桂川。則村子則祐。亂流來擊。我兵又大敗。時已

夜。新帝兩上皇入六波羅。二帥大出兵於七條磧。陶山高通。河野通盛。卷戰走則村。則村退走。扼八幡山崎。運路梗塞。二帥遣兵擊之。陷伏敗還。而山徒亦以護良令來攻。二帥遣曠騎擊走僧兵。因啗以利。又使近江守護佐佐木時信備之。高通通盛。又敗。則村于京南。而官軍將源忠顯大兵來攻。二帥悉甲乘陴。時信以五千人擊走忠顯。而結城親光。遽降官軍。士卒多逃。二帥告急於鎌倉。使者相踵。四月。高時遣名越高家。足利高氏等西上半守。

日本外史 卷之四  
京師半攻行在高家朝時五世孫也與則村戰狐川被鮮甲挺前中箭死高氏傍觀不戰下馬張飲遂降官軍合兵攻京師京師兵三萬大半吏胥不習戰二師乃深溝固壘守之擊却忠顯已而城兵大潰餘千餘人一帥聽宗秋議夜奉兩上皇新帝太子空城東走土兵環起而射太子以下四走矢中新主肘時益死之天明又遇敵數百擊破而過明日至番馬驛遇土兵數千人奉龜山皇子守良夾路而陣宗秋擊破其前鋒而兵疲矢盡走入佛

寺與仲時謀欲據近江一城時近江守護殿而後待之不至仲時曰是亦叛矣乃謂其兵曰獻吾首於官軍是我所以報諸君之勞也乃自殺宗秋以下四百餘人從死新主兩上皇被收入京師高時未之知也獨聞高氏叛則恐發上野下野等六國兵附弟泰家西上因徵糧於諸邑次至新田義貞邑義貞斬其吏高時大怒乃專北向其鋒遣金澤貞將櫻田貞國分道攻義貞貞國與義貞戰于入間河殺傷相當退次久米河明日又戰不利退次

分陪。高時遣泰家援之。黎明，令兵三千人齊射。而全軍從之。大破義貞軍。既勝，驕不設備。會三浦義勝叛，屬義貞。合兵來襲。泰家駛走。橫溝某、安保某還鬪死之。而小山千葉二族皆叛。貞將與戰，敗走。諸軍敗歸鎌倉。則六波羅敗聞至矣。內外失色。間一日，義貞三道來攻。高時乃遣基時。貞直守時。守時。長時孫。而足利高氏妻兄也。距子囊坂大敗。曰：吾被猜疑，不若速死。乃自殺。貞直距極樂寺坂，敗退。家臣本間某獲罪家居。是日出戰，斬敵將大館

宗氏獻首。貞直而自殺。貞直感激，冒敵陣死。基時與義貞相持于假粧坂。而義貞選兵自稻村崎入。縱火府中。高時以千餘人逃于東勝寺。先瑩。貞將戰死。基時國時、鹽飽、聖遠父子皆自殺。三道軍皆潰。安東聖秀自極樂寺軍還，則府第已灰矣。憤激曰：百年之跡，何無一死節尸乎！下馬將死。其從女爲義貞妻。贈書招降之。聖秀作色。謂使者曰：吾姪士家女，何爲此無耻之言。而義貞亦不可止之也。以書握刀，割腹而死。義貞軍進入府中，無復抗者。

獨長崎高資子高重力戰。敵四面萃之。高重左右衝突。所向皆披。還見高時曰。事已至此。公自為圖。雖然。臣猶欲一快戰。公且待之。乃乘其愛馬。與百餘騎。撤幟裡刃。雜入新田氏軍。狙擊義貞。垂及而覺。敵兵圍之。高重乃大呼奮擊。馬上掀敵一將。投數步外。敵軍辟易。高重走。至東勝寺。則高時以下方訣飲。屬觴高重。高重三釂。傳之攝津道準。而自屠。扶腸出之。道準笑曰。好下物也。因滿酌盡半。以傳。誣訪直性而死。直性與長崎圓喜皆死。高時乃

自殺。從死者凡六千八百餘人。高時有二子。曰萬壽。龜壽。萬壽之母之兄。五大院宗繁。受高時遺託。為匿萬壽。義貞購求高時遺胤。宗繁欲斬送萬壽。而憚物議。乃給萬壽曰。敵且來捕。宜逃伊豆。萬壽從之。宗繁走告義貞。追獲斬之。義貞疾宗繁所為。將誅之。宗繁亡匿。無舍者。道餓死。初泰家密諭誣訪盛高曰。萬壽既託宗繁矣。汝奉龜壽。以為後圖。雖家兄自招禍。而天豈遽忘我祖宗德哉。時高時逃葛西谷。而龜壽猶孩。從在母所。盛高往言於衆。



婢曰。速付次郎我公欲訣之。聞太郎已死。次郎亦終難免耳。衆婢皆泣。盛高佯怒。取之而去。走信濃。匿於諏訪祠官賴重家。泰家既遣盛高。欲自脫走。爲重傷歸鄉者狀。卧畚中。以蟻衣自覆。南部景家。伊達匡衡。昇之。令二卒繫新田氏號。騎而先導。走陸奥。餘兵三百餘人。度其行遠。火第自殺。新田氏至。以爲泰家已死也。鎌倉與六波羅。間十五日。皆夷滅。長門探題時直。時房第五子也。爲土居氏。得能氏所攻。航而東走。聞高時死。欲還筑紫。筑紫探

題北條英時。亦爲小貳負經所攻殺。時直因負經降。宥死歸邑。尋病死。淡河時治。時房孫也。初屯越前。扼北陸道。已而越中守護名越時有戰死。平泉僧兵來攻。時治。時治與妻子皆自殺。時直時治之。與鎌倉六波羅。皆同月。是月大佛高直。二階堂貞藤。長崎高資等。解千窟圍。退保南都。七月。謀犯京師。官軍來攻。高直等。削髮而降。斬于阿彌陀峯。以貞藤嘗諫高時。特宥死歸邑。尋謀反見誅。明年。赤橋茂時。僧憲房。及本間澁谷。規矩。絲田氏等。並

起皆敗死。而泰家自陸奥潛來京師。依藤原公宗。公宗公經裔。與北條氏有舊。相俱窺伺朝廷。時朝廷失政。天下士民皆思北條氏。泰家於是蓄髮。更名時興。時龜壽在信濃。亦更名時行。約期攻京師。事覺。公宗被誅。時興逃亡。不知所終。而時行與諏訪賴重。招聚黨故。旬日得五萬人。東攻足利直義於鎌倉。走之。尊氏自京師來討。時行遣名越時基。將三萬人逆擊。臨發。大風破屋。時基更卜日。兼行戰于橋本。後軍多亡者。且戰且退。阻相摸河而陣。

水方漲。時基不備。足利氏夜濟。時基大敗。與二百人走歸。賴重使時行脫走。而與四十餘人剝面自殺。足利氏至。謂時行既死也。時行起兵。二旬而敗。世目之曰。比日前代。時行之起也。名越時兼亦起北國。及時行敗。為加賀將士所攻滅。延元二年。時行遣使詣吉野行在。上言曰。臣父伏天誅。臣不敢怨所怨者。足利尊氏。世受恩於臣家。而卒背之。今又困天子。臣願討尊氏。以贖父罪。詔許之。尋以五千人發伊豆。從官軍將源顯家。擊走足利義詮于

日本外史 卷之四  
鎌倉退至美濃。與上杉憲顯等戰于青野原。轉戰至和泉。及顯家敗。終赴行宮。任左馬權頭。三年。從宗良親王。至遠江。擊破今川範氏兵于匹馬驛。從親王。投井伊高顯。亦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北條氏之於源氏。則藤原氏之於王家也。皆不用寸兵尺鐵。而篡其國於衽席之上。何其易也。蓋人情莫不知親其宗。而顧謂不如妻黨之可倚也。於是削弱兄弟。疎斥親族。以爲爲子孫除患害。而不悟其自剪伐。以資異姓。可不哀哉。源氏

之成國也。固懸殊王家。而其謬計出王家所未爲。故其受禍有更烈者。而北條氏之陰謀狡智。乃非藤原氏所及也。鬪其骨肉。剪其手足。潛收默竊其權。而如己未嘗措手。及其得權。亦有所翼戴。而不敢自居。辭其名而取其實。舍其利而操其柄。使天下不能議己。子孫守其遺謀。而加以周密。終使帝王之廢立。攝錄之進退。盡取決於己。而如己無所關。不得已而爲之措置。是北條氏家法。所以能長持天下權衡焉。而至於盡心民事。前後武族所罕

日本外史 卷之四  
一刺氏正本  
親也。蓋自知其悖逆。人神所不容。惴惴焉計以此贖之。而泰時其最者矣。世之論者。於泰時無所間然已。余謂承久之事。泰時其罪之魁也。何哉。使泰時之賢。果如所傳乎。則既定禍難。擁大兵於輦下。諸大處分。莫不由己。其於朝廷與幕府。往復之際。豈無所以善處之。己可以理導。又可以勢禁。是之不思。而陷其父於大惡。雖有善政。寧贖其罪邪。是知舊史所稱。泰時勸其父。詣闕納降。不聽。臨發問。遇親征。則何為。曰。降之。否則決前。皆史氏為之文。

過耳。不足信也。至其立後。嗟嗚。亦出恩仇之私。論者謂之天命正理。亦過褒矣。然北條氏七世。其可<sub>下</sub>以人理論者。獨有泰時。其他如義時輩。皆蛇虺鬼<sub>下</sub>蜮。又曷足責歟。或傳義時誅深見某者。而近其子。卒為所殺。噫。是其或然也。昔平清盛源義仲。並稱兵抗上皇。皆除讒人而已。不敢遂其幽囚之計也。然猶不免誅滅。如義時者。真無前逆賊。而得脫叛名於世。天其假手其臣僕。斃之也。及其子孫。遇新田氏之斧鉞。抉其巢穴。殲其醜類。天網恢恢。疎而

不漏。豈不信哉。外史氏曰。時宗之禦元虜。保我天子之國。足以償父祖之罪矣。虜蓋以其所以恫喝趙宋者。來擬於我。我卻其使。不納。未有曲直也。及彼以兵來脅。剪屠我邊疆。則曲在於彼。彼使再來。不可不執而戮之。折彼凶威。定我民志。奪其所挾。而決死待之。可謂深中機宜矣。否則我幾何而不為趙宋也。其後唯菊池氏之待明。庶幾接武。足利氏屈膝外嚮。不足言已。豐臣氏能不辱國體。勝足利氏萬萬。然至與明戰。張皇太甚。內自困敝。雖攻

守異勢。不及北條氏遠矣。北條氏之策。守則土著。不煩徵發。軍須不擾經費。委任將帥。不自中掣之。其戰則憑陸誘寇。走舸逆戰。短兵急接。皆可以為後世之法也。吾嘗觀鎮西士人所傳元寇圖卷。虜盛以砲礮臨我。而我兵揮刀奮前。虜不暇發焉。蓋是時。我未有火器相敵。吾是以知兵之勝敗。在人不在器。我長技自有在。為可恃也。

日本外史卷之四終



